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紀聞卷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讀易紀聞卷二

明　張獻翼　撰

同人

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而言離一陰在二而上下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離一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為所有故曰大有然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暱則其同不公然則當無所不同乎曰不然君子與小人為同則君子為小人小人與小人為同則小人害君子豈正也哉

易不可為典要只一二五相應也此得位得中應乾就君臣取道理而重在應字所以見同義中正而應就君子取道理重中正字所以見正義

聞之子程子云不曰天下有火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天覆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天與水相違則為訟天與火相同則為同人聞之子朱子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類族象天之蕪覆辨物象火之鑒形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既

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為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為同之大所以為利君子間之蘇子瞻氏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然比以无所不比為比同以有所不同為同

貞則同不貞則不同諸爻或因同而吝或因同而懼或因同而攻或因同而克皆起于不貞出門无所係故无咎二于宗有所係故吝三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强而不

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近而不相得則凶初上則各在事外所以无爭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志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彖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爻辭各六二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為同此楚王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桓溫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

焉此升于高陵三嵗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克乃太誓予克受受克予之克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温嶠之忠内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知困而僅保其吉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强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興深娩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茍中正矣何强之不弱何弱之不强哉管蔡毁旦燕蓋譖霍先悲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殱周霍

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正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剛而力之謂故師莫大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志未得乃象傳論上九之意若上九則自无悔也

大有

火在天上火指日他火无在天上者日在天上萬物皆在所照之中大有之象也闞之楊萬里氏云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

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

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遏惡揚善離象順天休命乾象坤爲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輿指軫之方而能載者言車以其全體而言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邇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

然安有重積於中而或敗於外哉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九二大臣九四邇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尚遠而非邇臣之親葢諸侯君公之職也跡遠而情邇身疎而心親小人亦公侯也匪其彭人以為盛而已不以為盛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是也詩行人彭彭出車彭彭駟騵彭彭駟牡彭彭皆取人馬强盛之意明是

本心之智辨言其智有以辨别乎寵辱禍福之幾謙盈損益之理晳者辨之明也所以能匪其彭而无咎寛裕温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强剛毅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大有一柔五剛故以柔為一卦之主衆爻皆于五取義初逸民上賓師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必如大有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上九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

之地澹然不嬰於勢利之場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歟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而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緼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況上九功成身退之者舊乎

謙

卦德内艮是其心收斂約束常操无欲上人者外坤是

其行柔順常持不敢先人者此猶未見有功德而不居處故但云謙之意卦象山至髙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其在人事是為有而不居有德不以德自居有功不以功自居此正是謙先屈者有而不居後伸者終不能沒其所有也夫艮之髙而處坤之下有而不居也若汚沱沮洳卑其分矣何謙之云惡盈非但心疾惡之而已便有憎而損之之意好謙非但心喜好之而已便有愛而益之之意虧盈益謙四句是槩論謙盈之理如此

猶未是説有終天地鬼神三句只是起人道一句耳夫謙本為人道所好所以人能謙必有終也謙者治盈之道一裒一益猶降山之高而使之卑升地之卑而使之高高卑適平矣君子裒多益寡其體天地人鬼之道乎裒多則天地之虧盈變盈人鬼之害盈惡盈皆於是乎體之矣益寡則天地之益謙流謙人鬼之福謙好謙皆於是乎體之矣其謙德本諸身徵諸民可以建天地而質鬼神者也

自牧自處也詩自牧歸荑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
以言謙令人反以驕矜為養氣此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六二鳴而謙言之遜也九三勞而謙行之恭也撝者撝
去九三承己之禮以為謙也謙施於賢非以禦暴五王
也故侵伐无不利上公也故利于征邑凡人之謙有所
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征其文德謙巽
所不能服者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
服初六謙謙謙之至矣由是著於聲譽則為鳴謙著於

功業則為勞謙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不富以其鄰者也然所患於泰者六四陰居陰位故以為戒所喜於謙者六五陰居陽位故以為利初顔子若无若虚之謙鳴者有聲之謂盖人人皆稱其謙若物之鳴在在得聞也若王莽非不謙恭下士當時非不稱之然苟致虚譽非貞也三如周公公孫碩膚上也子儀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四如臯陶予未有知之謙勃驕主傲也渾排濬忌也六五如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舜征苗不

得已也武征匈奴不得已乎

豫

屯有震无坤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地以鎮靜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小畜與豫皆以四為主小畜剛中而志行是釋卦義亨字此剛應而志行是釋卦名豫字小畜一陰畜五陽陽之志自行故亨豫則五陰皆應一陽陽之志得行故豫皆扶陽之意九四一陽一陽即九

四上下應之指五陰五陰之中六五上六在四之上六三六二初六在四之下非以上作君下作民在人事槩言天下之人耳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不然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為漢之吳楚違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為秦之淮淝何利之有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則建侯行師又其小者矣建侯如伊尹於太甲周公於

成王如平勃之立漢文霍光之立孝宣亦庶幾於是者行師如大禹徂征文王伐崇如齊桓假借仁義人亦服之故召陵之師春秋所與刑謂立為刑法罰謂用刑以治人

禘有樂而嘗无樂先王祭祀之禮合乎天道以仲春之月雷乃發聲是以春禘有樂至秋嘗之時雷乃收聲是以无樂配以祖考如商湯祭昊天而配以嚳祭五帝而配以羿作樂象震之動崇德象坤之順履為易中之禮

豫為易中之樂雷在地中法其静也曰閉曰不行曰不省皆静之意雷出地奮法其動也曰作曰崇曰薦配皆動之意崇德崇祖考之德也有是德而无是樂祖考雖聖其何辭以配乎思文之詩所以配后稷於天我將之詩所以配文王於帝雷在地中陽長而日盛雷出地上過鬱之久奮而出聲至通而暢和豫之象也有聲有聲有者始有也始有衆聲人數亦始有縣鼓等器而樂作焉樂作以合祖故特曰先祖是聽作樂崇德則人和樂

矣用樂享神則神和樂矣樂所以和人神也崇德自是
昭布其德於樂也薦與配是用樂所在樂之為用多矣
內而閨門外而朝廷遠而邦國皆是用樂所在獨言薦
上帝配祖考者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是其用之最大
者耳作樂非為崇己德設也然樂既作則其音節之所
宣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耳既象其聲者
雷出地奮也又取其義者豫也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
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

何為哉天而已矣

彖辭之義為和豫爻辭之義為逸豫非其說之不同彖自彖義爻自爻義豫諸爻以无所係應者為吉豫初應四三五比四皆有係者是以為凶為悔為疾獨二與四无係二五不言豫者五貞疾不得豫二貞吉不為豫也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一爻兩言悔者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

過之勇四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
乾四或躍疑其所當疑豫四不當疑而疑故一曰或之
一曰勿疑

介于石素有定見也不終日知幾之速也非徒能識之
而已便能去彼趨此不待凶到吾前而後知反蓋豫以
樂為義最易溺人溺則反而憂矣盱言上視九四為主
也猶云瞻望之以為泰山之倚盱豫言靠着九四而恣
情豫樂也然良心發動宜有悔時故曰悔此覺悟人最

親切處茍仍繫戀於盱豫不速於善反其悔已无及矣凡悔俱是心悔但上悔字因盱豫而悔自覺昨日之非下悔字因遲久禍患而悔始恨何日改過之遲也

由謂由已非由乎人也與由順之由同疾者豫之反書金縢云王有疾弗豫是也有疾則弗豫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介疾有喜皆言疾之愈而可喜此言貞疾未可喜也僅得不死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初鳴豫即斷

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啓其善冥暗也與升上六之冥同一陽止於坤之下故謙之三有不伐之美一陽重於坤之上故豫之四有近逼之嫌比五剛君故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强臣故宗者吝而介者吉鳴謙則吉鳴豫則凶謙可鳴豫不可鳴也

二非升盤樂之堂躋懷安之域者故其處豫如介石其去豫如脫兎盖衫衣不能易舜之陶漁赤舄不能萌旦

之驕吝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陽虎幸於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故潘岳知負阿母而不能離賈謐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

大禹興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故曰大有得舜舉元愷伊周有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開誠心以廣忠益故曰勿疑朋盍簪元帝

有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安帝有楊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弱也豫而能變則為太甲為齊威王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太康唐莊宗漢武内多慾冥豫也晚年輪臺之詔庶乎成渝矣

隨

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僝功之薦利有在於遷國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卦名為隨方相隨從之時也雖君臣之

名未正而君臣之分有屬矣如劉秀鄧禹昭烈孔明亨而貞者若王莽嚴尤曹操荀彧則雖亨不正矣聖賢受天下之隨必修天地生成之四德人之欲有所隨必擇其有四德者而後往則无咎矣

澤中有雷雷隨澤而靜故曰隨日入而息人事至微者止法天運如雷在澤也雷發聲於春收聲於秋兑正秋也時為秋則雷亦隨時而收聲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然則仲尼終夜不寢周公夜以

繼日非歟曰易之隨時天也聖人之兢辰人也嚮晦日將夕也

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初九九四九五故不言係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四之孚欲其孚於五戒之也五之孚喜其孚于二詳之也隨與係俱是從之但以理相從謂之隨正應者也以情相從謂之係非正應也孚不在道者有矣夫道不以明者亦有矣夫然偏係者契或乖于久

暗合者履或衰于終故孚必在道道必以明尹復政而退旦就列而居明之至也道之至也孚之至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亡以為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縶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況可得閒而離之乎此享西山升享岐山周公係爻之時西伯已追王矣故稱王其曰西山岐山云者皆取其不越祭也隨爻重隨意升爻重升意以見固於隨不妄升耳據

上之象其隨之之誠雖用享于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也四與初同為陽隨四則可隨初則不可上下之别也五與四皆有位五則當為人隨四則不當為人隨君臣之分也

蠱

甲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發號施令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變更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

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成而弊已生矣自甲乙至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故有所革別一般氣先甲三日先之至也後甲三日後之至也古人稱讓以三為固三之稱至久矣是故將尚文者必究於忠質之先將建丑者必慮於子亥之後此古占法也甲者事之始十日起於甲故言事始者稱之庚者事之變始者大變更者小變先三日之辛是因前人之壞而維新之

以為今日之治後三日之丁是鑒前人之失而丁寧之以備後日之亂二句只是於立治之始求到萬全耳

或問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无異曰剛上而柔下上下之情不交也巽而止則以行為言縱使上下之情相交然下卑巽而上茍止亦足致蠱也剛上柔下巽止非蠱也乃所以致蠱也

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亡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於内而已亡能達也故曰

有風之鼓外物振民也山之涵內氣育德也蠱者風之族蟲以風化故風字從蟲今山下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蠹生焉蠱之象也育德與蒙取象同而意則異蒙言育德乃君子之德蠱乃民之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施是一串事正所以治民之蠱

卦統言天下爻分言一家所云幹蠱皆指實事非假象也以子之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任其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子改父道雖厲

而吉以事不順而意實順也母者陰尊之號如晉之稱王母小過之稱妣皆謂五也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為正也有母在而以剛行之有時而違拂矣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六四雖目下无事却終吝由吉而趨凶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六六五柔而剛九二剛而柔皆可幹蠱與其為四之過於柔而吝不若三過於剛而悔强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裕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在二以五為母柔居尊也在五又自

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此上所以高尚其事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而不為僻為人父而作事之蠱者莫如鯀幹父蠱而克致考无咎者莫如禹夫死從子禮言母聽子也不可貞易言子聽母也禮以純乎母之節易以繩乎子之孝而天下之為子母者定矣蠱之前四爻幹蠱裕蠱皆責人以孝六五以君位而歸功于二之臣位又責人以忠六五幹蠱惟在

用譽二多譽太甲之伊尹宣王之吉甫也周公於蠱諸
爻專於父母其達孝之情因辭以發者乎曰考則非存
曰意則繼志不然弱才而强決卑位而高步涉它之誅
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强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初
六承考九二幹母譬之家其父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
一子而易治家无父而有母則衆子而難立言父母言
子家也而國可推言王侯國也而家益可見矣

臨

聞之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教不至无窮保不能无疆尚得謂之臨乎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臨與遯反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咸皆也以二陽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復曰朋来咸即朋朋之義臨即来来之義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孔子

兩觀之役為難初以未當臨陰之任故曰志行正而已
彖以八月有凶警君子爻以既憂之无咎戒小人上六
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如敦艮敦復之敦以厚接物
未有不安者故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初二咸臨下
臨上剛臨柔也甘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也
二不為甘臨所惑見君子難悅持已之正也三能憂而
无咎見君子易事待人之恕也三不利而四无咎三不
正无應四正而應也闢之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

陽勝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自臨而長爲泰自遯而長爲否浸者漸也初九升聞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厚徳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宜賛以位之當咸者臨之體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甘者臨之賊言邪也

觀

盥者祭之始薦者祭之終但觀于方盥之始不待觀于正薦之際而穆穆之容肅肅之度已孚信而仰之矣觀者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是居觀之位未是正言觀也卦德順而巽是立觀之本亦未正言觀也又卦體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斯正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方是觀道祭无不薦者纔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

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惟其不說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夫祭必薦必先盥盥正為薦設豈容只盥而不薦乎其為假借益明矣顒昂首貌與詩顒顒昂昂之顒正同樓觀謂之觀者為觀于下也不薦而孚與未占有孚畧同壯以下之四陽為大觀以上之二陽為大故曰大觀盥而不薦與神武不殺同盥則必薦不薦是喻不輕自用武則必殺不殺是喻不假其

物故謂之神武神道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衰矣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其應捷如影響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為下

風行地上毕而及物所加者偃所觸者動故取遊歷周覽之象為觀省方象風之行觀民象風之吹萬設教象風之因竅而鳴風行地上周覽遍歷之象天下有風適

與物遇之象所以有觀姤之别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廵是也穆王之遊始皇之廵武宣之行幸本意乎方與民屬地省之觀之屬風人君省方者多矣未必能觀民觀民者有矣未必能設教大象之設教與彖之設教一也

初六為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闚門中視也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芒然无所見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小

人而為兒童之觀固其道也丈夫而為女子之觀豈非可醜乎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三似漆雕開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三之位可進可退使不觀我生是不能量己豈能應人五為觀之主近五者宜進遠五者宜退若初六去五遠則无可進之理四去五近則宜用賔于王矣可進可退惟三之時為

然道觀之道也觀以遠陽為晦近陽為明觀國之光與童觀闚觀相反與五我生相應國之光即五所謂我生也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武王訪于箕子尚賓也民之善惡生于君君之善惡形于民故觀堯舜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上茍未君子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緑野其身彌退其望彌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觀卦一爻勝於一爻葢其觀漸高則所見自别觀人者

初二四是已自觀者三五六是已闚之京房易傳曰易稱觀其生觀上九爻辭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為闚善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灾不嗣

噬嗑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不齧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何利乎用獄也獄廢則梗存矣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

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設防與致刑也噬嗑以去頥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用獄以去天下之梗

鼎井大過棟撓小過飛鳥逺取諸物艮背頥口噬嗑頥中有物近取諸身卦形頥之象九四頥中有物之象剛柔分未噬之象動而明方噬之象合而章已噬之象初未章合而後章猶噬物然噬則頥分嗑則頥合也諸卦象天地水火皆兩類相合彖皆不言合獨於此曰雷電

合者噬者合也故於是言合剛柔分總大體而言三陽剛也則有威有明三陰柔也則有欽有恤言剛柔適均故謂之分下文動明雷電屬在剛分柔得中屬在柔分蓋剛柔分則有剛有柔皆適中矣卦德動而明卦象雷電合而章皆剛之得中者卦變六上行而居上體之中正柔之得中者動明以問刑擬罰言雷電以致刑行罰言折之惟敏擬之惟決不為威屈不為利誘者動之謂也折之惟精擬之惟當无輕而失之重无重而失之輕

者明之謂也至於行罰致刑則獄理成而獄事畢矣故曰雷電合而章昔五侯僭逼罪狀顯明成帝得於親日非不明也乃不能如文帝之誅薄昭臨時赦而不誅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韓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與雷合矣此卦卦象雷電並作則是當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罰所當罰刑所當刑如電之光而與雷合有以克協乎獄理克成乎獄道矣故曰雷電合而章六五上行當用刑之權也柔得

中者若周之吕刑雖一篇之中殊極哀矜惻怛之意然至大辟亦與其贖則是姑息之甚未免柔而失中矣此卦六五君位也據其以陰居陽處不當位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不免於有獄也以卦具四者之善則利用獄

電煁於上雷震於下物之梗於兩間者皆消噬嗑之象也明者辨别精審之意敕者整敕嚴警之意明象電光敕象雷威諸卦象皆順説惟泰與噬嗑倒説泰不言地

天而言天地此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噬嗑不言電雷而言雷電取其交而相合耳不交則為電雷交則為雷電豐則先明後動猶電閃而雷繼之震而擊物故豐象曰折獄致刑噬嗑則雷先動于下電乃明于上惟震曜而已不擊于物故噬嗑象曰明罰敕法言之於設教之後所以補教之不逮也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懐而不忍犯不言用罰言明罰明其罰于先使人知所避耳不言行法言敕法蓋言敕

其法于上使人知所畏耳避且畏刑可措矣離火也不為火者五卦遇雷則為電噬嗑豐是也遇地則為明晉明夷是也重離亦以明言之

周官掌囚下罪梏梏足械也械亦曰校罪之大者何之以校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上囚之始惡與怙終者中四爻治獄者初之无咎囚可无咎二之无咎指治獄者三五之无咎囚不得而咎之也膚皮之表也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又云膚者豕腹之

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別實於一鼎曰膚噬者治獄之象膚者其罪易治之象噬而滅鼻者盡法以治之之象噬膚者至掩其鼻只是校得太深耳初无傷意噬膚言噬之易滅鼻言噬之深惟二中正故得其情而治之者易易惟初九剛强則怙終不悛所以據其情而治之者必盡其法人之噬肉豈有淹沒至鼻者假以象其噬之深耳三自處不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九

四合二卦言之則為間者以六爻言之則任除間之責者彖以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利用之言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吉之為言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物至于噬而後嗑德下衰矣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六三以柔噬間故最難六五以上治下故易滅沒也猶浸在水中沒而不見滅趾者械之橫過脛而掩其趾滅耳者校之高過項而蔽其耳訟卿大夫之爭斷以詞噬嗑奸

民賊臣之梗威以刑六三六五並柔畫詞皆曰肉无骨者也九四剛畫方曰胏有骨者也曰膚曰腊肉曰乾胏曰乾肉皆狀其強梗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黄金皆狀其用獄曰艱貞曰貞厲皆狀其宅心直至上九罪人得而重刑施矣卦名噬故取口中咀肉之象腊正作昔上從㕘象肉形下從日肉之日乾者也田獵所獲全體乾之者單稱腊自二至六皆曰噬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惡之主也之九五陽剛之君而大正則凶噬嗑

之六五陰柔之君而噬强梗則无咎何也彼无助此有助也上九滅耳以聰不明使耳而聰聰而明則聞過而改久矣何至於罪大而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宋璟之諫故及

賁

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説以見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説賁卦自泰卦而來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

為賁之理只是換了一爻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皆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凡以柔居五者皆曰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文明者文彩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文明謂燦然有文以相接固文也止謂截然各得其分亦文也蓋各得其分處正所以

為文文剛文柔本是以卦變釋卦辭因見其有天文之象故曰天文天文人文俱非釋卦辭仍是廣卦名之賁剛柔之交卦變也而天之文亦剛柔之交文明以止卦德也而人之文亦文明以止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火之光輝照乎山山之高聳映乎火賁之象也庶衆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可也豐明而動故

致刑責明而止故无敢一於止則奸何懲而善何仲一於動則刑日煩而民日玩然无敢者審之詳而發之重非不聽也吕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口才且不可以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没其情在小人則敢如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没其情矣若獄未是而決之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所謂留獄也

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君子以為賁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耕莘而樂堯舜之道賁其趾也繫馬千駟弗視舍車而徒也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能安在下之分者噬嗑之初九滅趾以懲小人之進於惡賁之初九賁趾以勸君子之守於義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四與也六二相似也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

象然也二乘馬班如應五何其緩賁四白馬翰如應初何其急也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註疏云須之為物上附者也須附頤而動乃成賁飾若不附頤成何文飾其附頤而動處正是賁其須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内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趾二賁須三賁如皆有所設飾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為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

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丘園而上白賁文者充其質之所能使不鄙陋非離淳而刓朴也勝則滅本而生巧詐爻詞曰徒曰皤曰戔曰丘園曰白抑末守真俾民不迷詩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

剥

甫讀桑柔繼觀雲漢因歎厲宣兩朝父子若是其相反乎治亂若是其相承乎相反者人相承者天聖人以二

詩著常理猶易以剥復二卦並列歟剥與泰誓剥喪元良之剥同夬曰剛決柔名正言順故曰決剥曰柔變剛辭不順理不直故曰變剥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解黨禍者陳實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剥獨言之者為處變君子言也然亦天行故剥復皆曰天行

卦以下剥上取義乃小人剥君子象以上厚下取義乃

人君厚民生下剥上者成剥之義上厚下者治剥之道也山之根深藏於地中不可得而紀極曰山附於地以衆人所共見者言之耳莫髙匪山令乃附著於地剥之象也君居民上如山盤地上山以地為基君以民為本厚其地則山保其髙厚其民則君安其宅宅居也厚下坤象安宅艮象人君无用陰剥陽之理則當自剥以厚下君子无用闇傷明之事則當用晦以涖衆凡此皆於凶中取象夫卦有吉凶大象皆善盖天下所有之理君

子皆體之卦雖凶而理可通於吉則取之剥與明夷是已山就地剥之道也厚下安宅使不至於剥也

剥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將滅其身矣剥牀自足而辨而膚隂以次而剥陽也后以宫人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甲望後先尊亦以次而承陽與其以次剥陽而至於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為利哉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牀欲其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遯隂長而猶微則教陽以制隂之道剥隂長而已極則教隂以從

陽之道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害其國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曰未有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乎羣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大厦將頽之時也此卦是據見成五陰剥上九一陽初六之剥都是剥上九但據初六自下行剥此時雖未蔑貞然必至於滅貞矣如今削人權勢必先漸削其

爪牙之類如建成元吉欲剥世民先譖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又譖房玄齡杜如晦逐之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亦此意也李林甫得志於天寶而四海凶沸亦剖棺斲尸矣蔡京得志於崇宣而二帝北狩家无處所矣此終不可用之證也二乃罷九齡相林甫之曰三以呂强當之四當莽卓憲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予非剥之不食不能致復之亨故剥上九之象既可喜又可危也

復

陽来謂之復復是本来事物陰来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復亨剛反喜之之辭无疾无咎俟之之辭反復来復慰之之辭利往勉之之辭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非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八月有凶謂陽長至于陰長歷八月也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在卦經

七爻於時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月所以紀日也巳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无疾言无害事也氣失其平之謂疾故事失調停亦疾也事失調停便害事矣疾是屬在我身因能順行故无疾咎是衆陽底无咎即疇離祉之意我若不以順行用壯用罔則衆陽亦因壯罔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衆陽後事故曰咎不免於過而已反復其道統言陰

陽往来其理如此七日来復專言一陽方来其數如此由姤遯否觀剥坤而復此所謂其道也利往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為臨為泰以至于乾也前云剛反言剥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下云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于乾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剥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不以順也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以人事言反復其道七日来復以氣數言反復者追計其往謂

之反仍計其来謂之復道字猶云計其常數耳動而以順行只指一陽說而却兼朋来无咎者人事既得天運方回復見天地之心機尚伏也咸恒遯壯見天地之情機已達矣心隱乎微情發乎顯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静而復動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為言耳要說得見字親切葢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只有一陽初生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

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矣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矣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矣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地之心矣

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先王謂古先哲王后謂時王至日閉關乃先王之遺法至日不省方此後王遵先王之遺意也彖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象取雷之

在地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彖與象取義不同舜典云十有一月巡狩正當省方之時令曰不省蓋謂冬至之一日爾它日不然也闗宜開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塗者也而不行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静者聖人裁成之道聖人順天時之一端如後世月令是已

无祇悔不至于悔也祇既平謂至既平也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則力不勞而學美矣徹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徹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故初九

已復六二人復獨此爻言仁克己復禮爲仁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爲切至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隂之中也中行正所以獨復獨復正見其中行不可截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曰修身曰仁曰道惟初九當之剥六三乃復之六四反對在剥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取其獨復以從乎道不逺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有入德成德之

分故初无祇悔敦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資之美歟迷道不復无所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敦无轉易頻則屢易休則比初獨則應初六爻有相反相似之勢初知過則改上也二四舍己從人次也三改過不勇又其次也上則下愚不移矣復卦專以氣數言爻辭專以

人事言

无妄

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噲之遜符堅之師鯀之治水動以人也行矣哉猶論語云行乎哉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曰行矣哉甚言其不宜往也无妄與臨皆大亨以正臨則為天之道何无妄則為天之命運於上而自然者道也降于下而靡常者命也命即道也

六十四卦之象例作一句无分為兩句者天下雷行物與作一句上乾天下震雷雷動於天下而无妄行物動於天下而无妄與天以誠動物以誠應皆无妄也先王以茂對天時長育萬物夫何為哉亦不過順天理之自然而一出於誠耳豈有妄耶

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名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而

菑當畬而畬何菑畬之有此之謂无妄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極言无妄之義或繫之或得之皆无與於邑人而災不免焉无妄之災也若邑人之牛非无妄也疾非以有妄而致自當緣无妄而愈有喜謂疾自亡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静而静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

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子玉變子文之政參遵何之法子玉為能參為不能矣然能者敗不能者安六二順而中不矜能則焉往而不利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來而我得此无妄之災城失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虎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孔頴達云災非已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攻治不用煩勞天下又聞之吕氏春秋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羣臣皆恐曰

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是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无何疾乃止此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之謂也開元之世乃无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无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无病服藥之故上如唐太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是已

大畜

大畜内徳為乾剛健則理得於心貞誠堅確外徳為艮篤實輝光則理體於身充盛昭明畜養賢才畜止乾健畜藴天理皆大畜也天在山中以人所見為象聖人論天地日月皆以人所見言之大莫大乎天而在山中則其所畜者矣文在外故為小畜識在心故為大畜多識如天之容覆畜徳如山之圍繞山本天中之物故氣與天合一而成大畜前言往行乃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大畜之象在多識孔子又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自君

子之博言之謂之多自君子之約言之謂之不多一事也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藴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以隂畜陽所畜之力小又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謂之小畜以陽畜陽所畜之力大又山以形畜形畜則固故謂之大畜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體大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書咸有一徳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註云終始不衰是乃日新之意武尊尚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尚賢也

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四說其輻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自說其輹也說人之輻與自說其輹彼有來廹之嫌此有知幾之哲初戒其進二喜其不進三懼其可進而鋭於進二之輿既說輹而不進三閑輿徃而不輕進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徃矣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小畜之輻乃車

輪之轑凡三十條者此輹及大壯輹字與輻不同蓋輻輳於轂輹貫於轂轂以轉輻輻以揞牙車之行也說輻車輪散也不堪行也脫輹暫說其輹自不行也若復駕輿於軸貫軸於轂即可行也壯之藩決不羸畜之良馬逐皆前遇乎柔也壯之征凶觸藩畜之有厲利已皆前遇乎剛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豕牙二也豶之者五也勢去而牙失其猛所去在彼所失在此故曰豶豕之牙畜之小故極

而成畜之大故極而散陽久祗抑今而亨通故曰何訝之也實喜之也疑怪之詞若所謂胡然而天者天衢天路也謂虚空之中雲氣飛鳥往来故謂之天衢衢之亨謂亨通曠濶无有蔽阻如成康之世殷頑已服奄叛已平淮夷已定萬國統同之時也觀童牛之牿則知有厲利已矣觀豶豕之牙則知輿說輹矣觀良馬逐則知何天之衢矣畜極而通道可大行如多識言行而徳以畜剛健光輝而徳日新

頥

頥頷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爻衆齒之象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全頥之象見矣觀而後能得故頥道重觀自求猶自考深於觀矣口實養口體也德之養在中矣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故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

人之頤上止下動艮止於上震動於下之象也山以形雷以氣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慎之所以養其德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節之所以養其體皆取止其動為義頤之功用至博大也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盖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鍾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言語飲食象震之動

慎與節象艮之止雖亦以養德養身分看其實養德者即能養身養身者未必能養德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朶頤為朶動其頤頷含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詞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初之示戒欲其不舍已以從欲二之示戒欲

其行不失類必求正應三之示戒欲其不狥利害義縱欲傷生也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夫求食於外者莫如虎虎視常下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已不自足茍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視耽耽內不能融釋而外不忘自嚴者也虎之威在目雖嚴靜而其欲心不能自止五獨不言順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

由頤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頤

大過

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道无不中无不常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卦以初爲本上爲末陰柔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撓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剛中巽說不過之意

惟不過然後能為大過

澤水蓋潤養其木者也今也高漲而浸滅其木不亦過甚矣乎是大過之象也木雖為水浸滅而其根幹未嘗動揺君子之於時也在位則獨立而不懼不懼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不在位則遯世而无悶无悶非有大過人之德不能獨立遯世巽木象不懼无悶兊悦象不藉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當大過之時有小過之行過乎恭者也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棟

棟負衆榱則木之强者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此卦本末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撓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彖稱棟撓獨九三當之其致撓之由者歟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末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其下不撓其棟烏得不隆隆非有所加也不撓乎下而已矣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以有輔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九二在初

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嫁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也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女妻猶可生育士夫有老婦无復生道矣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婦再嫁而夫未娶也藉用白茅過於畏懼者故无咎過涉滅頂過於決裂者義亦无咎

坎

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

之中復有險其義大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心亨則非坎矣不行則常在險中故曰行有尚

水惟險則行故曰行險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是說決定如此水字當讀下兩句皆指水言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

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為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彖傳於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

日風象也故曰隨曰作隨作之為言近乎虛山澤形也故曰兼曰麗兼麗之為言近乎實雷水在形象之閒故曰洊天行地勢則動静之極也相續曰洊前者往而東去後者又從而西来兩坎之象雷曰洊聲相續也水曰

洊流相續也初六乃内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

窞坎中之險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来下則入於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来與進之皆險故云来之坎坎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坎坎初與三皆曰入於坎窞初凶三但曰勿用初之入未能出三

之入將可出也所用一尊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自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遇主於巷惟睽坎之時為然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盈則平而出矣二與五雖陷陰中陽能動不能陷如

有孚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平聞許衡讀易私言云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坎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无其時惟待為可待而至于可則无咎矣周官司圜收教罷民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罪大而不能改者歟六爻雖不同惟陷于陰則險斯成惟居乎

陽則險可濟

離

離是物相離去又是附麗如亂又作治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彖詞重明是二五兩爻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句說繼世重明之義賁以離為下卦既以化成天下賁之矣於離之全卦仍以此賛焉則化成天下其惟離之文明乎火本无體以物為體似是陽麗於陰今謂陰麗於陽何也曰物无光着火而光陰无用麗陽為

用故謂陰麗於陽也

六十四卦大象獨於此稱大人水流下以窞為歸故坎之下卦言乎窞火炎上以焚為用故離之上卦言乎焚

閩之陸農師云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

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嗟者歌之反詩云我今不樂逝者其耋與此

意同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陶淵明云哀榮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兹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相歡持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大耋傾没也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四氣熖如焚故云焚如必被禍害故曰死如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于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出涕戚嗟極言憂懼之深耳九三大耋之嗟以死生爲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

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二五皆陰二吉而五嗟者二下安得麗位五上危未得麗位也初三四六皆陽三四凶焚初上吉无咎者三四處陰内為陰所麗初在陰下上在陰外也

讀易紀聞卷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宋允辰

讀易紀聞卷三

明 張獻翼 撰

咸

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而為一卦物之相感莫始男女兩少復甚焉故二少為咸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咸加心為感感去心為咸聖人以咸名卦彖傳以感釋之乾氣

化之始曰品物流形咸形化之始曰二氣感應氣與形未嘗相離也

澤非山上所有也而有焉澤氣上蒸於山而山受之謂山之虛也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開之元俞琰云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惟其虛也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通安能相與一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咸拇感之未深而艮性能止故不言吉凶恒初未可

求深而巽性善入故雖貞亦凶又悔之動未足以進也

楊文煥氏云感以腓可謂凶矣然居而不行靜而不動故可以易凶而吉易害而利咸艮皆取身爲象艮其腓不言吉凶咸腓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居即艮其腓矣居吉即洪範之用靜吉艮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彼不處而我亦不處處謂動也四在三陽之中當心之位感之主也象明故不言心又言心則但爲一體而不足爲一卦之

主歴言衆體而不言心蓋所以尊心也心之本體不落於思慮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謂正正則吉則悔亡一入思慮失其心體是謂思思則朋從則不正則悔爻言貞吉悔亡凡四卦皆先占後象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不直曰口而云輔頰舌猶今人謂口過曰唇脗閧之程直方氏云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童景孟氏云以心志感人所

感已狹況滕口説以求感其能感人乎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狀其滕口説務感悦人也拇腓股義取下體无感人之道者勞而无成脢輔舌義取上體无感人之實者煩而无益心通萬變出令而非受令應物而不留物苟明屈信之自然貫物我為一體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朋亡不足言矣脢言背肉殊與爻象不合言艮止可取諸背咸言感

所取皆動物拇而腓而股而心而喉之脢口之頬舌自下而上自末而顛有次序皆運用也凡人將行未行則拇自振揺將言未言則喉中宛轉拇者動腓股之漸脢者鼓頬舌之先六二陰柔之咸本无吉也而居焉則吉九三陽剛之咸宜无吝也而隨焉則吝閒之註疏云六二咸道轉進所感在腓腓體動躁則成往而行令初六所感在末則譬如拇指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雖小動未甚躁求凡吉凶悔吝生乎動

者也以其未傷於静故无吉凶悔吝之詞居吉者非以不動而吉若徒以不動為吉則五之咸脢何以謂志末二之居吉不妄動者五之无悔不能動者既曰咸其股即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亦不處釋咸其股之義志在隨人所執下釋執其隨而致陋之之意二句語意各有所重但相承耳五之咸脢仍是正理四之私感則非正理此二爻所指之不同

恒

聞之張希獻氏云恒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胡炳文氏云咸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卦亦疊是三者僅以釋卦名義葢咸之為咸者易知恒之為久者未易知也雷風氣也故曰相與山澤形也而相與者氣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風多有不因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為常理彖傳以久於其道天地之道恒久不已釋亨无咎利貞此

不易之恒以終則有始釋利有攸往此不已之恒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能常久之理

郭子和氏云彖言所以為恒者四又言恒之所以為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

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故謂之恒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故謂之

益象於恒言立不易方於益言則遷則改其義明矣體雷風之變者為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雷震則風發二者常相從而不厭故曰恒咸之彖言感象則言受恒之彖言久象則言定

浚深也謂於正禮恒分而深加之也如浚井之浚本義解爻辭兼初四備言之象傳只重在初意九二提出能久中諸爻不中故不久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却有不中在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

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閫之程可久氏云大壯九二解初六及九二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羞九三之心自羞吝方指人厭之而恥辱至九二得中故悔亡九三不中故羞且吝馮竒之云四位不當與二爻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書伊訓云恒于遊畋時謂淫風謂畋非可久之事也畋之久則无禽矣程傳有五君位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君之道乎朱子所謂吉凶者非爻

之能吉凶爻有此象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童景孟氏云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九三之剛太過六五以柔居中故也胡炳文氏云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郭立之氏云婦人吉而夫子凶如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程傳云振如抖擻運動之意如振衣振書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蔡伯

静氏云爻皆非有得乎恒之正語恒之正其惟彖乎初如賈誼之説文帝京房之説孝元二如顔子三月不違一善弗失三如鄭朋之兩從吕布之屢叛四如揚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五其魯哀晉元之世乎上如桓温枋頭之役商皓桑山之師

遯

與書微子行遯之遯同遯字從豚從走豚微物而遯逸遯取豚之遯逸也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

有攸往小貞吉之類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浸長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臨之彖曰剛浸而長遯之彖不曰柔浸而長者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也

天上山下相去勢甚遼絶遥望之天與山勢若相接連何惡之有及到山頂則山自止於下天自行於上天若遯去山與天邈不可干豈非嚴乎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是如此方得遠小人不過危行言遜而已

遜則不惡不使之怨危則有不可犯之勢不使之不遜

蓋惡非專惡聲厲色之謂凡用心拒阻皆是嚴非只容

貌辭氣之間凡律身素行皆是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

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瞷亡見驩未

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汚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遯

義也

二以陰應陽其志當堅五以陽從陰其志當正不安於

疾憊不係於情好不事於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厲道非一此則有疾而憊也厲道之一也此紀唐之所以愧龔勝機雲之所以媿張翰也肥者充大寛裕之意君子遠小人貴速不貴遲貴遠不貴近王湘卿氏云遯以最深為美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肥者疾憊之反也項安世氏云下三爻艮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上三爻乾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九三以情難自割於小人者也九四以理能自

絶於小人者也微陋巷之顔汶上之閔舞雩之曽其誰實當之九五則小人能以理義相遠者也故其遯也嘉上九則小人原以遠不相及者也故其遯也肥此孔子不脱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大壯

闢之朱子發氏云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胡炳文氏云三畫卦初為少二為壯三為究六畫卦初

二為少三四為壯楊文煥氏云姤者女之壯也大壯者陽之壯也彼羸則此壯彼壯則此羸女而壯者非女之所宜陽而壯者則為陽之常理丘行可氏云遯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凌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齊夢龍氏云大者壯以氣言大者正以理言胡炳文氏云心未易見故疑其詞曰其見天地之心乎情則可

見故直書之孟氏養氣之論自此而出

雷之威本震而在天上乃雷聲之壯盛者也非禮勿履者復之事至大壯則動皆天理无待於勿矣勿者禁止之之詞弗者自不為也葢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己

閩之蘭惠卿氏云壯之初九與夬之初九或為趾或為前趾何也夬五陽已盛初前往而不可過故謂之前趾大壯則二陰未全消未可即往故謂之趾不特曰凶而

曰凶有孚言其凶之可必也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詞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羸拘纍纏繞也藩所以限隔也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强矣云壯於輹謂壯於進也藩五也決開也以剛決柔易而无困也下乘三剛壯輹之象五自失其壯故文不

言壯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五喪羊專以一爻言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兼壯終有變之義羸音義如縲拘縻不得釋也大壯諸爻皆為剛者告也初九九三以剛居剛則凶矣厲矣九二九四以剛居柔則皆吉矣六五以柔居剛則无悔矣上六幸其不剛則亦艱而吉矣雖大壯而不貴於壯也噬嗑初九以滅趾為象滅則不進矣故无咎大壯

初九以壯趾為象壯則勇進矣故征凶壯无禮之勇也罔无知之勇也喪羊於易位使之然也故有不覺其亡之象再閲論九三者曰君子小人其類原不相容當大壯之時為小人者正抱不平之氣有不勝其憤忿疾視之狀是小人方用壯也而九三君子顧乃恃我之壯蔑視小人以謂无能為至任情非禮以阻絶之而用罔焉雖其志在於裁抑小人原非為邪固亦貞也然以用罔處之實危道也本義分明云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

罔也玩而則二字語意自有所歸本爻自主君子說非取君子小人二象也夫邪正盛衰之際正形迹間隔之時故有藩象為君子者則欲觸小人使不得為國家之害此三四所以取羊象為小人者亦欲觸君子使退而不得遂其進此五上亦取羊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輿之大可往而進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三十輹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

晉

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周官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左傳晉文公朝王王賜之車輅弓矢出入三覲是也坤有土有民故有侯象為牝馬為衆有蕃庶象離為日為中虛之象彖曰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不特以晉為進必以明為進也凡卦離在上者

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

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剛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日出於闇曰晉德去其蔽曰明易大象惟乾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合兩體成一卦大象論體象君子皆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於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

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所以申貞之必吉也患阻于罔孚而弗能裕耳貞吉其

常裕无咎其變賈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用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未受命如我无官守我无言責王母祖母也謂隂之至尊者指六五介大也彖蕃馬三接即爻所謂介福彖言錫爻言受互文也凡進退皆不可以自必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皆戒之曰貞吉不以應之有无為吉凶惟

以不失在我之正為吉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為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可以進而受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亡解以陰居陽者象狐晉以陽居陰者象鼠狐性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五為自昭明德之主何悔不亡待衆允而悔亡者六三是已不待衆允而悔亡者六五是已彖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憂爻則泰九三家人九四萃初六皆言勿恤

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也晉六五勿恤戒詞明矣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故復戒之鼫鼠螻蛄也俗呼為土狗非詩之碩鼠也九過剛處晉極不宜伐外惟用伐其私邑示以自治之道也下三爻坤體初吉二吉三悔亡惟順以進故利也上三爻四與上皆陽體皆厲以不當位也五柔體當位也惟進而當位始无惡於進

明夷

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他卦言利貞而明夷獨言利艱貞盖時當明夷不能直用其貞者惟艱難以守其貞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大難以天下言内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

不能及箕子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疇夫晉明盛之象君子斂而用以自治明夷晦明之象君子用以治人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為莅衆之君子晦而明明明而晦故全已晦而明故燭物

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主人有言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人不能去矣此

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其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又如袁宏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故也主人主我者也謂初與四為應也有言謂訝其去之早也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謂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

傷之謂君子於行去其禄位也三日不食謂義不食其禄也賁之初不可乘而不乘明夷之初不可食而不食卦皆下離決去就之義於早者非明不能也飛者不顧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初傷其翼所傷猶淺二傷及股則害於行矣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有為於斯時也非吉之吉凶之吉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明夷取手足心腹為象初二為股三

四為腹五上為首豐與明夷下體離皆以上六一爻為暗主豐九三與上為應故折其右肱傷之切而不可用也明夷六二遠故夷於左股傷之未切猶可用也聞之鄭剛中氏曰大抵救傷拯渙非健速不可故皆以馬壯言南者進而在前之方狩者畋而去之之事初无位可去則去之宜速二在位可救則救之宜速然二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聞之李季辨氏曰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為貞箕子處明夷則以利艱為貞李

舜臣氏曰雜卦云晉晝則明夷為夜明夷誅則晉為賞錫馬三接賞也南狩大得誅也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左者隱僻之所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傷人之明者上也六四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幸而四與上同體於此得其容意知上之暗主不可輔舍而去之以就九三之明故有于出門庭之象微子於紂為同

姓肺腑之親知其意之不可諫舍商紂而歸武王書曰吾家耄遜於荒我不顧行遯行此爻之義矣節初九戸庭指九二九二門庭指六三陽為戸陰為門今六四稱門庭指本爻之象也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此殷有三仁而爻獨以箕子言之非為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惟上六不明而晦

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矣離之照四方以德言此之照四國以位言爾既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四國望之照臨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為獨夫天下失其所法則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為紂順則所以為文王易稱古人者七湯文王武王箕子顏氏之子動而尚其變者也高宗帝乙筮而尚其占者也

家人

聞之趙汝棋氏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别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内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盖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彖後之二正在大象與上九風化之本自家而出家之本

又自身而出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𠕋人家无二尊一人在二人之上一人為主之意即彖傳家人有嚴君之謂小篆訛而從豕二十一年夫人姜氏甍女亂之終也二十三年夫人姜氏入女亂之始也若吕武南面則男女易矣名分亂矣彖辭云利女貞而家政舉其要彖傳男女正而家政會其全初閑有家以法也法可以防患而非所以致福故不曰吉而但曰悔亡九五假有家以德也德足以致福而不必於慮患故既曰勿恤又

曰吉彖專言女而傳亦先之蓋内治之係於家大矣正

自尊者始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婦人居中而主饋故云

中饋婦人无所專成惟在主中饋而已遂者行其志專

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位而不離也占法陽主貴陰

主富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

家之富小畜九五稱富泰六五稱不富陽實而陰虛也

家人六四陰也而稱富陽主義陰主利也二在下之婦

也四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闈之李去非氏曰初閑之

二饋之三治之四則亨其富此治家之序也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三剛而不中失之過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嚴以分言正家之義愛以情言假家之義有家之有如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有是虛字非奄有四海之有也閑有家家道之始假有家家道之成大有六五威如以其不足於嚴而勉之家人威如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之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是已內卦三爻女子之事外卦三爻男子之事即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也初如舜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魯桓公唐高宗反是二如二女之事舜太姒之事文褒妲反是三如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段文帝之於長景帝之於武其嘻嘻者歟四則思齊太任是已舜母反是楊廷秀氏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

恤吉也人能不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
檢於妃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上九君之上其文王之
王季歟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
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

睽

癸以步以矢步正田畝分别町畦不相渾同也睽則情
意乖離怒目相背從癸取分義不同意程可久氏云火
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草不相遇則睽闗之孔安國

云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小事謂不待衆力者雖睽亦可小過柔過乎剛故可小事不可大事睽柔進而居剛故亦可小事而已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爕而麗于高上之處者火也流而豬于卑下之地者澤也故曰動而上動而下婦人以嫁爲行少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林黄中氏云離火兌澤同賦形于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其終未嘗不睽耳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

道而賛其時用之大卦之才皆柔之為也柔豈能成大
事哉天地睽以上下異位説事同則生成萬物天地共
其功也男女睽以陰陽異質説志通則居室處家男女
同其志也萬物睽以形體散殊説事類謂感應化生物
物皆相類也水火濟而亨亯龠鼓而風雨暘時而茂物
黍蘖和而成醴所謂睽而事類合三句總是必有分乃
有合不有體之對待而相别則其用之相須而統同者
或幾乎息矣此可見睽時用之大彖言睽中有合責君

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論君子不苟之性火性炎上而又在兌澤之上澤性潤下而又在離火之下上不逮下下不奉上故為違同象兌澤之悦異象離火之明既見惡人則非避矣惟初九以不避為避而以見為避初九剛正故喪馬勿逐而自復既濟六二柔正故喪茀勿逐而自得本義於彼以為戒辭此則以為象何也此承上文悔亡之占而言也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在睽違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

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巷者委曲之途遇者會逢之謂彖得中而遇乎剛指此爻睽而未遇彼此不无不見之疑疑之既亡彼此又若一旦之遇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三上兩爻皆提起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真見也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生于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劓疑故見其如此耳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初九以剛居剛得正故謂之元夫六三以柔居柔不正故謂之惡人情以疑而相睽惟剛足以去疑而

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遇雨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爻辭但言无咎小象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无所不疑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塗泥往者自此以往也小畜上九曰既雨既處畜極則通睽上九曰往遇雨睽極則和見豕疑其汚我也載鬼疑其祟我也豕猶有之鬼則妄矣三在二之上見有輿曳之象故上見二載三有載鬼一車之象三在四

之下見四有牛掣之象故上見三負四有豕負塗之象四上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于孤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為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為豕且以為鬼矣鬼以象疑以其衆妄塞胷羣疑滿腹故若載鬼一車睽生于疑見輿曳无曳之者見牛掣无掣之者天且劓亦其人自取之耳上九之疑抑有甚焉豕負塗猶可言也車之載鬼其可言哉匪寇婚媾返求之也遇雨之吉反得其和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

云羣疑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先張之弧疑其爲寇而害已後脱之弧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已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初如孔子見南子孟子解子敖陳寘弔張讓三如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晳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爲也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謗書

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鄭遂以治四如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川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五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上九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

蹇

坤西南艮東北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喪朋取艮與坤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坤與艮對也以對待言則此為得彼為喪此為不利知彼為利蹇難之時去難為利處蹇不可无其人故以見五為利處蹇不可无其道故以不失正為吉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

上有水猶可進步故教以反身修徳豈可與困為比處蹇之道二曰静曰動濟蹇之道四曰擇曰避曰才曰徳處蹇道二貞者體也智者用也卦辭曰貞貞則必智彖傳曰智智則必貞文王以貞出智故能濟蹇於羑里孔子以智全貞故能濟蹇於桓魋利西南往得中知擇也不利東北其道窮知避也見大人往有功得人也當位貞吉以正邦有德也水流而就下勢順而利今在山之上為勢既逆逢石則礙信乎澀滯難行故曰蹇易象示

人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於善耳故曰修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因事舒廹相已進退而酌成之已爾凡二皆王臣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分見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亦二之蹇也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閩之雷氏云初以不往為有譽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當

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爻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閩之楊文煥氏云易之為義以得陽為實以失陽為虛如翩翩不富皆失實者无陽故爾蹇之三反為解之四彼於四曰朋至故此以三為朋來閩之鄭剛中氏云諸爻皆以来為言與朋来之来異諸爻之来自外反内朋来之来自下趨五閩之毛伯玉氏曰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来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先言来碩後言利見者上

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項平甫氏云上六之往猶初六之来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来為往耳初六本无所来特以不往為来耳蹇之諸爻惟君臣同患共當濟險餘則无濟險之責皆戒其往而喜其来初極遠不可冒進然象又教以待時而進三當反就二陰四當連於九三六當来就九五聖人雖不教人冒險亦未嘗不教人濟險也連如孟子連諸侯之連初上三四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

大君之正位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

解

解判骨角也從刀判牛角指解之事借為和解之義俗作觧非解與孟子猶解倒懸之解同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頤其時

何如耳然其吉也則皆在於来復而已西南得朋之地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来與解之朋至斯孚皆一道也不云无所往者省文耳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坼分裂也剥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甲坼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皆甲坼者形也解之雨即屯之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為也韋

於苟安安於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為也聞之崔說云坎在上則為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為雨澤已及物也解也解者物離舊而更新之時赦宥所以滌其舊而與之更新也號令如雷之震而莫不聳動恩澤如雨之霈而无不喜悅體天地與物為新之意而與民為新无不解散者矣

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小則為盜大則為戎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

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小人情狀最爲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乘以言其僭竊墉墻内外之限也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也亦可醜猶未見其爲惡以解悖其惡著矣二在三下言獲狐者獲三也四處三上言解拇者解三也上與三應言射隼者射三也五解之主言孚於小人者退三也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已拇者小人之賤逼嫣是已隼者小人之鷙憲冀是已乘者小人之僭莽卓

是已一卦之中五致意焉防難不為不謹矣

損

非特二篇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

澤滅木則大過者澤也上有澤則虛受者山也下有澤則損者山也風得雷則益者風也象各有所重山澤二者其氣相通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山上

有澤是為咸之象山下有澤則澤寖山而山塞澤澤也日壅山也日削是為損之象揚子雲曰山殺瘦澤增高是已卦名損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益並言以見損下益上之意此云山下有澤不復兼取益艮山之意矣人之忿勇氣湧與山之突兀相似況多忿如少男者乎故君子懲之必如山之傾摧人之意欲无厭與澤之汚下相似況多慾如少女者乎故君子窒之必如澤之填塞震動忿也艮山止之是為懲忿兌說慾也坤土塞之

是為窒慾在修已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忿之過為忿喜之過為慾戒其惡使不復作然後謂之懲塞其源使不復流然後謂之窒

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當致一一則一陰一陽之謂各致其一則為兩矣此卦為損本因兑上缺艮上滿為損下以益上而六三一爻實下體所以為損者也六三與二陽同下體而六三獨為損下以益上有至理存焉三人之云自爻畫言也在人事

不必拘定恰三人此在損卦就損立論重在損字上取用三人行者六三與二陽同體也損一人者六三一爻陰也是自貶損不與二陽同也一人行者六三往而上應也則得其友者上九與三相應也爻位本相應令一陰上往一陽下交兩相感應專一无二故謂得友初言遄往四言使遄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損兼言益益不言損此又易之微意三當可損之時耳卦辭必曰有孚爻辭初曰酌損二上皆曰弗損四但損其疾而已五

則无損而大有益觀此六爻聖人知損之時故其損也
无不獲益若常人不識其時祗有損而无益矣否泰之
初上相易故茅茹象同損益之二五相易故龜朋象同
未濟之三四相易故鬼方象同卦變之道於是乎觀聞
之鄭汝諧氏云凡曰或益曰有它吉曰有隕自天曰自
天祐皆謂不期於得之也

益

損益二卦之得名只據見成卦體言不必推原下卦本

乾上卦本坤上卦本乾下卦本坤葢艮兌合而為損兌之所以為兌者以其上畫陰艮之所以為艮者以其上畫陽也兌上陰為虛為損艮上陽為盈為益卦體兌下而艮上是為損下而益上巽震合而為益震之所以為震者以其下畫陽巽之所以為巽者以其下畫陰也震陽下實為益巽陰下虛為損卦體上巽而下震是為損上而益下

諸彖傳皆不言五行曷言木道自益始凡利涉无如益

益之利涉无如木然亦以震巽皆屬木故偶及之損彖无贊益彖有贊見聖人惡損喜益如乾為金易卦之金兑之金五行之金巽為木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木道兼震巽震陽木巽陰木聞朱子發氏曰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渙中孚也皆巽也程傳云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蔡淵曰无疆以悠久言无方以廣大言風雷相遇於天地之間上下无常不可以上下言也故恒言雷風恒益言風

雷益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二者固不相悖然風乃隂氣惟能撓物而已所以盛發育之功者得雷之陽氣動而為之助耳如山下有澤損謂艮山因兌澤之寖而為損非謂山澤相損也風雷益謂巽風得震雷之助而為益非謂雷風相益也遷善巽象巽在外於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震在内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内而益也損益二大象其以序言乎先懲忿窒慾然後改過遷善忿與慾過之所當改

懲與窒善之所由遷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為萬善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己斯至矣能損己之所不易損然後謂之至損能益己之所不易益然後謂之至益

馮去非云益之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卦閩之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道理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程傳云厚事重大之事也

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于人有不應乎胡炳文曰乾言或躍坤言或從或在我者未定也恒或承之損益或益之或在人者未定也又云三四皆非中三而中則告公而可以用圭矣四而中告公則見從矣二不求益而或益之上求益不已而莫益之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孰有不自心生者哉大作仍是分所得為理所當為務要殫心竭力為之象傳不及大作者所謂元

吉是甚事物耶便是邪大作的可知矣辭省而意完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猶云下本不當受厚益耳六二以柔中之德方爲羣心所益王者用以薦於上帝使之主祭帝必享而受之吉也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正此王用享於帝吉也家語曰賢者神明之主亦謂用以享神神咸享之也三所告者亦是職業功績但圭字只以象其實功實績有徵可信云耳以困其心衡其慮激奮其陽明之性感發其中正之行故謂益之由是陰柔

不中正處克改之而无咎矣然可无所以報答於君乎故當有孚中行既有孚中行矣可无所以報命於君乎故當告公用圭以上慰君心也益用凶事无咎是上之所以為六三益也有孚中行六三所以圖報乎上者亦惟求其為上之益而已盤庚之遷都優游反覆體恤臣民是聽於人者也又屢稱先後與羣臣祖父之降罰以恐之此其詛祝之語不亦聽於神乎葢仲丁以後子弟爭立諸侯莫朝盤庚復興故其興亡交會之俗邪正相

雖有如此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然文公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遂遷繹而卒古之遷國為民者若商之盤庚周之太王公亦克繼二君矣有孚惠心者君實益也有孚惠我徳者民實悦也勿問之矣即勿問元吉大得志非以民感為快也吾之徳大行於民而益下之志於是乎遂也偏辭二字須用究言發之本義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此句仍是解偏辭非解下句夫子論周公

係此句且是偏就其求益一端而云猶未究言其弊也以善益已已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已人損而已不益

夬

以五陰而剥一陽如剥木然剥殘而消落之也聖人憏傷之故名為剥以五陽而決一陰如決水然決放而流去之也聖人痛快之故名為夬即從也從戎尚武也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有戎小人常伺隙興兵寇不即言君子不當專尚威武以勝小人夬言利有攸往欲

其為純乾也剥言不利有攸往不欲其為純坤也於剥見剥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若虞朝之去四凶周室之誅三監得夬之義矣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蓋夬以五陽決一陰理勢之易者无如夬然彖辭致戒之詳不以易處之者亦无如夬夬之卦辭不一言吉而五陽爻亦絶无吉卦辭惟一言利而五陽爻則絶无利又恐君

子之縱小人也於諸爻每慰之曰勿恤曰无咎曰悔亡而於上六則直斥之曰終有凶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罪斯聲治罪則義斯行利有攸往剛長乃終慎終也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慎始也坎爻一言坎坎而小人陰險之狀悉夬爻兩言夬夬而君子剛決之情備以一柔而在五剛之上則是奸邪小人竊據高位所謂負且乘隼在墉故見其為罪揚于王庭者以此而揚之于衆也

乾下施者也故雨施德施皆於乾言之夬以乾為下卦故大象曰施祿及下姤以乾為上卦故大象曰施命誥四方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氣上騰於天則未能成雨是為需之待兑陰卦也以兑遇乾陰陽和合故兑澤之氣上騰於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為夬之決也闗張希獻云雲上於天需澤不及下澤上於天夬則天之所以澤萬物者夬矣居則積而不流德斯匱矣故忌四陽為壯五陽為夬大壯初九曰壯于趾此曰壯于前

趾因大壯而言也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壯之初而壯于趾征凶有孚夬之初而壯于前趾往不勝宜矣聞之李仲永氏云一是當壯之初而戒其用壯一是當決之初而戒其好勝惕號孚號皆取呼號之義彖合衆剛爻而言剛實故孚此指九二一爻而言二柔故惕莫夜人所不及見之意意外之變卒然而来為莫夜有戎之象爻辭謂惕號故能勿恤象傳謂得中故能勿恤要非有二也復六四曰獨復隂處隂

中獨復以應陽捨小人從君子夬九三陽處陽中獨行以應陰捨君子從小人故皆言獨獨者違衆自立之辭壯于頄則有凶而和以決之乃无咎面外為頰頄頰骨間也頄以九三本爻取象雨濡連上六應爻取象闡之余德新氏曰夬夬者深勉九三之辭夬之三與五一應陰一比陰非倍其決不可也象傳終无咎玩終字仍含遇雨若濡有愠意在闡馮奇之云三在下卦上為頄四在上卦下為臀六爻不相蒙或曰夬三月卦莧始生之

時姤五月卦爪始生之時故以取象邱行可氏云夬夬者言當決而又決不可係累於陰也四介三五兩剛之間亦欲決上以進則礙五居則礙三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牽羊者教其效牽羊之術也以羊象衆君子以牽羊教九四安出衆君子後聞言不信所以策勵之使必信也九五原為上六所深入聖人正恐其係而不決故策之曰夬夬夬夬只是去其人而九五本身所行向被牽誘流於私邪仍要自身所行悉由中正之道不復

牽係於私乃可故又曰中行象是破九五尚有未慊之心非追議向日相比之心也夫向日雖有所比今能根心決去則自不失為光大矣特以其平素相入之深今雖能決去之而行由乎中顧其心猶未釋然谷永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故謂其有未光當五陽之盛猶有不勝之憂初之不勝戒躁也二之惕號戒孤也三之遇雨戒暴也四之不信戒不斷也五之中行戒比昵也夬之時義大矣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

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也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夬下五陽上而決一陰姤上五陽下而遇一陰夬九四與上同體當羣陽上決之衝而五又比上故坐不安進不速姤九三與初同體當羣陽下遇之衝而三已遇初故坐不安進不速夬必決而四不能引其類姤可不遇而三不黨於陰其得失又有辨

姤

女壯勿用取女非實爲女子言也乃聖人爲世道慮假陰女爲象以悟司用人者使知此始進小人慎不可用之耳應其德曰遇姤之彖曰柔遇剛也當其位亦曰遇又曰剛遇中正天地相遇是畧了一與五字只就陰與陽遇取義剛遇中正是畧了一陰始生只就衆陽與五相遇取義至姤之時義大矣哉則自一陰始生與五陽遇論道理不容混者吴幼清云彖辭雖慮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闡之李元

量氏云月建一陰月曰𪊟賔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賔矣

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天至髙物至卑風自天降與物遇也乃遇之象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周徧庶物之象行者在地而行各以其方有者自天而下无往不遇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省方必親臨而觀之誥四方則施命而已張希獻云風者天之

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
程子云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
而又繫之止之固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
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
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小人雖微弱
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彖總一
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於女為壯爻指此一畫
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於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

可忽也初六取象不一於本爻觀之則曰豕於二四觀之則曰魚於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物而在下之象剥五陰曰貫魚姤一陰但曰魚包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内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姤之有魚將為剥之貫魚矣李去非云貫魚包有魚皆陽能制陰故剥无不利此亦无咎胡炳文云三下不遇於初故有居不安之象前无應於上故有行不進之象易象或以陰為小人以為小人遠之可也或以為民以為民民不可遠也今

雖未凶凶由是起矣吳幼清云志不舍命辭意與遠民相似民之遠君由君使其民之遠也故不曰民遠而曰遠民天命之不違人由人能使天命之不違也故不曰命不舍而曰不舍命胡炳文云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初六象以羸豕斥其惡也惡則繫而禁之故曰繫于金柅二五象以魚瓜期其善也善則包而容

之故曰包有魚包瓜杞乃杞樹包者包覆蔽葢之意以杞樹之大而包一瓜之小其包之也有餘矣上之吝者无以下制初陰无咎者亦不為陰邪所免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萃

家人王假有家葢彷萃之王假有廟為治始於家人極於萃彖曰用大牲以示豐爻曰利用禴以示儉恐萃之

流於奢僭也祭儀曰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乃樂其親之来享非在外之樂思其志意父母之志意也諭其志意孝子之志意也有是思故有是諭其所諭即其所思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澤上於天則決而為雨夬之象也澤上於地則聚而為湖萃之象也澤乃衆水之所聚虞度也謂戒謹虞度之所不及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消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

又豈戒不虞之謂乎

號者心不自安而自歎自鳴以致悔過從應之意非呼九四之謂也士君子多為忌嫌此處寧終限於惡而不背反故破其嫌曰勿恤往而仍從正應乃无咎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馬援謂光武脫畧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迹皆心孚而文薄者也程傳云初陰柔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張希獻云用大牲為吉備

物乃王者所以隨其時用禴爲利有孚乃臣下所以通乎上也錢藻云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齎咨皆隂柔之常態也李舜臣云萃爻或有應无應或得位不得位占无凶詞情合而萃所由亨歟

升

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當升之世羣賢升於位君德升於聖天下升於治之時也木伏根於地中發芽於地上積以歲月則其高尋

文可以干霄其大合抱可以蔽日何也順也君子之德何以異於是順則遂其始達之機積則循其下學之漸升而不已以成高大若夫暴行逆德凌節不遜未能升而困隨之矣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巽也

晉三衆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交孚豈惟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階所由而升登進自階言有由而

易也豫曰冥豫戒以成有渝升曰冥升戒以不息之貞者一動其悔過之心一順其不已於進之心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不富无復增益也消息一理耳息則富消則不富禴者夏祭也秋祭物成可嘗故曰嘗冬祭庶物盛多故曰烝春祭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夏祭惟以聲樂交於神明而物未備故曰禴天子望秩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封内山川若岐山者周封内也惟文王帥彼天常但修祀事於岐山是文

王不敢有妄升也六四實象之吉者得臣道之純无咎者无僭分之失其升而有事也一以順而升未嘗踰分而妄有所升也故其象如文王之享於岐山也初允升言合志二言孚三言无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六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於升而求升於巳凡志之不合與有疑與不順不正不恒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所謂升也

困

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掩於柔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有言不信是泛戒人之處困者非復戒大人亨不於其身於其心不於其時於其道剛於中者百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己者千憂不能喪其說

澤中不宜有火有火所以為草之象澤中宜有水反无

水非困而何有无二字有深意存焉澤必資水以利萬物水在澤下是水漏於下而澤枯之何以資物故為困體坎陷以致命體兊說以遂志見危授命授亦致字意言將命授與之也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於天困而亨則遂其志於我

在卦之底為臀株木无枝之木臀所以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欲去九四而四

堅如石是困于石也欲據九二而二剛鋭如蒺蔾是據
于蒺蔾也困與據是一例字義皆困時不能自立苟為
投止依附之意禰衡以曹操之强而甘為其鼓吏此困
於石也黄祖性極疾急而託以為安此據于蒺蔾也入
於其宫不見其妻明死期將至凶則決言身不保而死
至矣九五上掩於上六則王綱為其所擁蔽而无由振
舉於上下乘乎九四則王命為其所擁逆而无能推行
於下象傳但曰中直不兼爻辭本義所謂説體者盖困

於赤紱之時尤以中直為難也爻論困義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无枝之木纏繞之草石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酒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當困之時不可亟以求通故二曰方来五曰乃徐四曰徐徐皆緩詞也先曰掩剛以雪其被困之故遂曰剛中以表其難困之德剛爻困于酒食者无咎困于金車者有終而困于朱紱者有悅斷柔爻則困于株木者不覿困于石者

不見而困于葛藟者僅許其有悔征吉所謂有悔者取其悔掩剛之過也爻彖若符契矣聞之胡允云九四欲来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覿九四之心其未覿未来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覿者終於覿欲来者終於来故曰有終耿南仲曰享祀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蔡伯静云享狹祭廣君臣之用異也二之享祀人臣竭誠事上之象五用祭祀人君致敬御下之象六爻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

兩悔字與豫悔遲有悔不同豫言悔遲則事必有可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鼿甈危動之貌小人之揜君子聖世所不能无也況困之世乎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為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為吉凶之輕困之上六是也諸卦繫祭祀之詞者四渙萃之義大矣隨之上六誠之極也困之九五如之其九二中實有積誠之象焉觀之盥損之簋既濟之禴雖非為祭而告然得之亦吉觀以敬損以

儉旣濟以中虛虛誠也二五兩爻君則朱紱臣則赤紱君則祭祀臣則享祀雖困難而實重名分如此爻辭罕有言卦徳者困九五爲兌之中其辭曰乃徐有説此特言卦徳也困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初三六小人之困也二四五君子之困也

讀易紀聞卷三